



一部手机,一个“朋友圈”,就可以把邻里关系拉得很近 CFP供图

从单位人,到陌生人,再到社区人,网络让曾经的“好邻居”失而复得

邻里关系掌上归来

○新时代的邻里关系

邻居就是中秋的月饼,除夕的水饺,来自门外的问候

今年中秋节时,小泽收到了来自邻居的惊喜。“这是邻居给我送来的冰皮月饼、还有布丁。”这个27岁的南京姑娘在自己的朋友圈上炫耀,“这才是中国好邻居!”

小泽的语气里满是惊喜,因为这样的邻里关系跟她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

两年前,小泽结婚,搬入了这个位于江宁的小区,在搬进来之前,她听说了各种恶邻的传说。“都说现在小区里面人际关系差,大家没有共同语言,见了面也不打招呼,每天都是各回各家,除非发生争吵,要不然谁都不认识谁。”小泽说。

不过,随着人们逐渐适应了这个新时代,不一样的观点出现了。

有人举了“邻里关系”的例子。

在以聚族而居为传统的中国,“邻居”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一个等同甚至高于“亲人”的词语,这种情况直到商品房出现才被打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城市人邻里关系的“品质”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由“亲人”转变为“陌生人”。直到最近,失去的信任与热情才得以恢复。

“业主QQ群”、“业主论坛”之类的网络时代产物,一部手机,一台电脑让邻居之间重获沟通渠道,不仅让人们找回了“邻居”,形成了更靠谱的“邻居圈”,甚至在聚居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涵盖更多层面的“社区”。

“别把网络看成一张人类作茧自缚的网,应该把它看成一条条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线。”有人这样说。

现代快报记者
郝多 王颖菲 贾磊

○一买房子,就有了业主QQ群

房子还没交付,大家就已经都是朋友了

最近几天,江宁某小区的业主QQ群,正在讨论组团去汤山泡温泉的事情。看着200多个人说得兴高采烈,让人很难相信,这个群才组建了半年,而且因为房子没交付,大家还没有成为真正的邻居。

实际情况是,因为之前已经有了好几次集体活动,这些邻居早就超越了网友的界限。

“有时候,我们在微信上约好一起去买菜,她就跑了过来;有时候,她的快递到了却没在家,我就去帮她签收。”小璐说,虽然因为上班两家人难得碰到一起,但因为网上的沟通,两家的邻里关系好得不得了。

小泽和小璐经常会在一起做面包,两人的丈夫也经常一起去打篮球。

今年中秋,小泽就收到了来自小璐的礼物,当天晚饭时,这位好邻居和她丈夫一起送来了亲手制作的冰皮月饼和布丁。“不是因为东西多少,而是心里感觉暖暖的,有这样的邻居,感觉特别窝心。”

没想到,在这个新小区,她收到了不一样的温暖。

“我的好邻居叫小璐,她不光送我好吃的,还特别有共同语言。”小泽说,在她的记忆里,传统小区中的人际关系虽然好,但大家在一起交流的时间也就是茶余饭后,说起来的话题都是家长里短,那时候的关系好,在于物质的分享,“小时候,我记得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给邻居送一碗。”

“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在群里说陪我一起过年。”小黄说,因为搬过来不久,她其实不认识几个邻居,但冰冷网络上传来的温暖回应,还是让她过了一个好年。

“因为在江宁来说,这个小区的售价是很贵的,能下决心在这里买房的人,收入应该都不差。”这位工作人员说,收入代表着购房者的社

○成熟的社区NGO

一个小区里有53家“俱乐部”,“互助会”是“大功臣”

最近,江宁某小区的业主QQ群,正在讨论组团去汤山泡温泉的事情。看着200多个人说得兴高采烈,让人很难相信,这个群才组建了半年,而且因为房子没交付,大家还没有成为真正的邻居。

实际情况是,因为之前已经有了好几次集体活动,这些邻居早就超越了网友的界限。

业主QQ群只是一个交流平台,其中的内容才是催化剂。

记者查阅了该QQ群在半年内的聊天记录发现,最热门的讨论在于“房屋的建设进度”,“邻居之间的互动活动”以及“关于小区旁边臭水沟改造的维权行动”等几个话题。

这些话题的讨论中,都有“孵化者”——365工作人员的身影。

去年12月,该小区刚刚开盘一个月,365的工作人员就组织了业主之间的第一次聚会。“实际上就是一次唱歌,一共也就花了1000元钱左右,但大家感觉都很好,都是岁数差不多的人,很快就能认识了。”365的工作人员说,此后他们又组织过一次活动,在业主中间选举了小区公共论坛的管理员,此后便再没组织相关活动。

“首先,能够购买同一个小区的人,经济能力应该差不多,应该属于一个社会阶层。”这位工作人员分析说,购买房子是一件大事,每个人在出手之前都会做很多分析,比如地段、比如开发商口碑、比如价格,这些因素共同框定了购房者的收入水平。

“如今,又一次新的集体活动正在被组织。这个小区尚未交付,邻居们组成的‘社区’却已经成型。”



网上召集,网下互动,仁恒翠竹园小区的居民们就像生活在同一个大家庭里



仁恒翠竹园小区的居民们正在整理捐赠山区的衣物 资料图片



新型邻里关系是社会关系变迁的缩影

网络的出现,让一度冷淡的邻里关系变得重新热络起来。微博、微信、QQ,越来越多的沟通平台,使得构筑一种新型的邻里关系成为可能。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邱建新表示,邻里关系应该把握一个“知和不知”的度,个人隐私、家庭婚姻状况、收入情况,这些最好不要透露太多。

新型的邻里关系来自网络馈赠

中国的历史上,对于“邻居”的赞扬不绝于耳,自古就有“远亲不如近邻”这样的俗语。而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邻里关系依然在延续。

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中,人与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国企与单位宿舍则构成了次一级的社会单元。在中国的乡村,则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宗族关系。

当时城市中和睦的邻里关系,来自于大家互相认识,而且有着共同作息时间,集体生活的人们有着足够的沟通渠道与机会。

一时间,被集体捏合在一起的大

家如同家人一样生活,互相知根知底,互相熟悉,而且,由于物质资源的匮乏,分享物质(大多时候是食物)让人们的联系进一步提升,“家无余财”的现实,也让很多居民养成了“夜不闭户”的习惯。

无关地缘因素的社区概念由此形成。“邻里关系的变迁,可以说是社会关系变迁的折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邱建新说,计划经济时代,城市是以单位制为格局,那时候,大家普遍居住在单位分的房子里面,都是公房。“虽然条件相对一些,但院落式结构以及平房让公共开放的空间更大,邻里关系更为和睦。”邱建新说,中国是熟人社会,这样的居住环境让大家互动更多,彼此非常熟悉。

然而,随着商品房的开放,单位制的格局被“解构”了,住房也越来越社会化。中国社会却仍然是原来那个熟人社会。“原来邻里是同事朋友关系,有一定交集,现在交集消失,大家老死不相往来。”邱建新说,尤其是一些极端

事件发生之后,社会的信任度急剧下降,这导致邻里间的关系更加冷漠,甚至很多人提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近些年,电子时代和虚拟空间的到来,大大拓展了人际交往的半径,QQ群、微信、微博、论坛,这些平台让邻里成为虚拟共同体,增进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也让邻里从虚拟走向现实,从后台走向前台。

邻里和睦固然重要,但也要把握一个度

虽然都是构建良好的邻里关系,但邱建新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的邻里关系和如今网络时代的邻里关系有着很大的不同。“传统的邻里关系是有深度的,因为血缘、地缘、业缘高度重合,这种关系是有根的,但如今的邻里关系主要来自于趣缘、思缘,具有浅表性,弥散性的特点,可以拓展到更为广袤的空间。另外,现代人更趋于理性,对个人隐私也很看重,再加上工作压力大,情感的深度不及以前,这种关系是无根的。”

无论是哪一种,邻里关系和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构建良好的邻里关系能够避免很多的问题,近年来,家庭趋于小型化,单亲、丁克家庭增多,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让独居老人和空巢老人的也比以前多了不少,这些家庭更需要邻里间良好的人际关系,相互帮扶、支持。

不过,邱建新提出,邻里关系应该把握一个“知和不知”的度,“个人隐私、家庭婚姻状况、收入情况,这些最好都不要透露太多。”邱建新说,邻里间最好不要如胶似漆,需要有个人空间。



邻里关系回温吸引商机 南京人打造掌上“邻居圈”

“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王勃的《滕王阁序》成了邵九松的灵感。“其实每家都有‘芳邻’,就看我们是否想认识他们。”

近些年持续“回温”的邻里关系,让这个38岁的南京“IT男”对于“邻居”的话题,产生了兴趣。在阅读了大量关于国外社区治理建设的书籍、反思近些年社区化的发展之后,他觉得,“在未来的中国,社区模式将发生很大变化,自治性也会越来越高。”近几年,互联网平台的“给力”支持,使得人际沟通、信息流通变得前所未有的方便,这使他看到了商机,“邻居圈”不可小觑,它将成为继“同学圈”“同事圈”之外,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圈子。

翠竹园的居民“阿甘”(网名),第一个意识到了建设一个全新社区互动模式的必要性。“阿甘”本姓吴,今年41岁。10年前,他搬入了翠竹园,成为最老的一批住户。尽管环境优良,但多年来,生活在楼宇之间,邻居之间的淡漠让他有些感慨。“曾几何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大院内,虽然生活条件简单朴素,但是邻里之间互相帮助。现在物质环境不断优化,邻里之间却缺乏交流、信任和关爱。我们的社区,该往哪里去?”如果说这是他最初的困惑,那么之后小规模“俱乐部”的出现,则给了他全面的想法。

随着社区的住家慢慢变多,一些志同道合的居民开始组建足球俱乐部、羽毛球俱乐部等等,通过网络联络,每周活动一次。阿甘是其中的活跃分子,这些俱乐部让他感到了邻里之间的温暖快乐。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样的活动虽然好,但只融入了一个家庭里的一个人,而他们的父

母、妻子、孩子,却没有喜欢的活动可以参加。阿甘决定,发起一个居民互通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居民可以得到更多的交流机会,从而促进更多俱乐部的产生,让每一个居民都能找到“组织”。

这个主意从2010年终于变成了现实。从此以后,无论哪个俱乐部发起了什么活动,几乎全社区的居民都会知道;很多爱好相同的人也凑在了一起,成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俱乐部,如孩子们的“无敌少儿团”“儿童英语角”,妈妈们的“瑜伽俱乐部”“美食俱乐部”,爸爸们的“车友自驾群”,爷爷奶奶们的“戏曲班”等等。在一位美籍华人邻居的指导下,他们还制定了“翠竹园互助会章程”,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和组织结构。

记者查阅了该QQ群在半年内的聊天记录发现,最热门的讨论在于“房屋的建设进度”,“邻居之间的互动活动”以及“关于小区旁边臭水沟改造的维权行动”等几个话题。在所有小区中,有一个堪称典范——位于南京雨花台区的仁恒翠竹园小区。在这里,业主、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互助会五位一体,互为依托。

“翠竹园互助会”,是这一社区居民自发创立的互动形式,它体系完备、分工明确,社区内的每一位居民都能参与进小区的生活中。翠竹园的居民“阿甘”(网名),第一个意识到了建设一个全新社区互动模式的必要性。如今,这一南京最大的社区NGO组织,已经引领成立了53家“俱乐部”,包括家居、家政、文艺、体育、少儿、老年及居家养老共九大类别。而令不少小区业委会成员苦恼的“无人参与”问题,在这里也并不存在。通过几年的努力,小区居民们的参与度急剧提高,比如去年的业委会改造,很多业主都自发加入到选举中。而自荐候选人是达到28名,远超过业规约设计的20人上限。此外,业主们也学会了使用更民主的模式参与业委会的工作。阿甘在此前的采访中指出,“通过互助会,很多业主从邻居变成了朋友,很多业主放下了为设置的警惕和冷漠,转而把自己的爱心展示在邻居们的面前。”

今年6月,雨花台区被民政部评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而“助力”其获评的重要“功臣”之一——正是翠竹园社区。

但“不妙”的用户增长曲线,让他们怀疑,是不是走错了路。然而,经过几个月的市场调研、听取用户反馈,他们意识到,“是‘做错了’,而是做得还不够”。

比如,居民告诉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软件实现和物业积极互动,有意见能及时得到回应;一些物业公司的老板说,想第一时间解决居民的问题,而不会因为下级部门的隐瞒而拖延了时间;业委会说,想增设投票栏目,让居民能真的参与到小区建设中来;还有居委会说,想把通知、办事电话发在公告栏上,让居民更便捷地查看到,也增加他们的效率……

“人们对社区的需求,比我想得还要大。”邵九松立即意识到问题所在,经过了3个多月的“升级换代”,今年9月中旬,他们推出了第二版“芳邻小区”。

如今的界面与半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从拼车、代购、求助互助、寻找周围的邻居,到投票维权、跳蚤市场、宠物天地、家政、家教……几乎所有居民、物业、居委会慢分,但新的纽带还没建立起来。”他希望,类似这样的软件,能重新成为那个“纽带”。